

2532
19

陈元晖 著

论冯特





论 冯 特

陈元晖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封面装帧 范一辛

论 冯 特

陈元晖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 字数 129,000

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书号 2074·360 定价 0.60元

目 录

论冯特在哲学史上和心理学史上的地位	1
翻了一个面的康德	3
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与党	8
哲学史上的侏儒，心理学史上的汉子	16
从要素的分析到统觉的综合	22
唯意志论者论意志的心理过程	25
心理学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	28
心理学和哲学	31
冯特成立心理实验室的前二百年和后一百年	34
唯物的经验论与近代实验心理学	35
唯心的经验论与近代实验心理学	38
实证主义与近代实验心理学	40
近代自然科学与近代实验心理学	44
实验心理学的诞生与构造心理学派的形成	49
机能心理学派与构造心理学派	57
格式塔心理学派与构造心理学派	63
行为心理学派与构造心理学派	67
心理分析学派与构造心理学派	72
艾宾浩斯与近代实验心理学	75
谢琴诺夫和巴甫洛夫与近代生理心理学	78
皮阿杰的结构主义和冯特的构造主义	84
心理学的方法学	89

心理学的分类学.....	92
心理学的科学学.....	101
心理学的未来学.....	103
附：心理学的方法学	107
一、心理学方法学的史的考察.....	107
二、关于心理学的实验方法.....	118
三、关于心理学的数学方法.....	138
四、关于阶级分析法.....	159
五、心理学的自然实验法.....	179

论冯特在哲学史上和 心理学史上的地位

冯特(Wilhelm Wundt, 1832—1920), 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哲学教授, 是一位哲学家, 同时又是一位颇有名望的心理学家。他把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引进心理学, 使心理学脱离哲学, 成为一门实验科学。他被誉为近代实验心理学之父。他学识颇为渊博, 有人把他比为亚里士多德。但冯特同马赫、彭加勒、毕尔生这一流人物一样, 在他们所从事的自然科学范围内, 不失为卓有见地的科学家, 但在哲学上, 都一样是糊涂虫。列宁在他的伟大名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曾多次提到这位德国教授。这位教授一八九七年在《哲学研究》(《Philosophische Studien》)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题为:《论素朴实在论和批判实在论》(《Über naiven und kritischen Realismus》), 在这篇论文中, 他所暴露的哲学观点充分证明他对哲学的基本理论是一窍不通的。冯特在这篇论文中对内在论学派和经验批判主义者作了极详尽的分析, 指出这两派是近亲。并且指出: 内在论者是唯心主义者、主观主义者、信仰主义的信徒。经验批判主义者是唯心主义者、主观主义者、信仰主义者的近亲, 这是完全正确的, 但冯特同时却把阿芬那留斯的“独立的生命系列”学说当作阿芬那留斯和马赫的混合物中的唯物主义成分, 认为经验批判主义是最新型的唯物主义的最科学的形式, 这就充分表现出他的糊涂了。列宁说:

“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在他们的哲学中把唯心主义的基本前提与唯物主义的个别结论混在一起，这正是因为他们的理论是恩格斯以应有的鄙视称之为‘折衷主义残羹剩汁’的典型”。^①冯特的糊涂观念就表现在他不能辨别经验批判主义的基本前提和个别结论上，因此，对经验批判主义的估价，就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跳跃，一会儿跳到唯物主义，一会儿又跳回唯心主义。冯特对自己的哲学观点，也是在这两者之间跳跃。他不知道，决定一个学派的哲学性质，不在它的个别结论上，而在它的基本前提上。在基本前提上，经验批判论者和冯特本人，都是唯心主义者。基本前提是唯心主义，这是它的实质，带有唯物主义观点的个别结论不过是遮羞布。

列宁把冯特比作老麻雀，这个比拟是再恰当不过的。老麻雀的性格特点是机灵狡猾，善于跳跃。它跳来跳去，警惕周围，窥伺动静，不容易捉住它。你如果说他是唯心论者，但他在哲学的个别结论上，却也出现过某些唯物主义的主张。你如果说他是唯物主义者，但他在哲学的基本前提上却具有充分的唯心主义的观点。他在哲学上表现出一派糊涂观念，但在心理学上却又不乏清醒头脑。他就是善于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跳跃的老麻雀。但我们鉴定一个哲学家，不是某些个别结论，而是他的哲学的基本前提。从哲学的基本前提上来看冯特，他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列宁指出：“冯特本人也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和信仰主义者”。^②一爪着网，全身就擒，只要抓住他的哲学的基本前提，就不难捉住这只老麻雀。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解剖一只麻雀，就可以知道鸟纲中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页。

② 同上书，第57页。

解剖学上的特点。解剖老麻雀冯特，在哲学史的研究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因为解剖这一只老麻雀，就不难知道与他同属一科或同属一纲中的解剖特征。也就是说，解剖了冯特，对具有与冯特相同的性格特征的一流资产阶级哲学家就不难窥见其脏腑了。“两重人格”是冯特一流哲学家的性格特征，这特别表现在具有自然科学素养的一流资产阶级哲学家身上，远的如康德，近的如马赫、彭加勒、毕尔生、冯特以及斯宾塞、赫胥黎等人都是这样。从冯特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自然科学与哲学双肩并挑的一身两任的资产阶级哲学家的性格特征了。所以我们从解剖冯特着手。解剖冯特，不是特别看重这位教授，或者因为他对哲学建过殊勋伟业，只是因为他的性格特征具有代表性。现在先从哲学上，然后再从心理学上对他进行解剖。

翻了一个面的康德

冯特曾经很恰当地把马赫叫作“翻了面的康德”。因为在康德那里是先验和经验，而在马赫那里则是经验和先验。“翻了面的康德”是冯特为马赫描绘的颇为逼真的画像，但也是冯特的自画像，是他的“夫子自道”。在康德那里是先验和统觉，在冯特那里是统觉和先验。冯特和马赫，曾经表现许多不同，但却都是康德这个先验论哲学家的映象。现在先从冯特对“哲学”下的定义谈起，看他如何向康德作婢学夫人之态，并尽量学得维妙维肖。

冯特在他的《哲学体系》（《System der Philosophie》，1889）一书的第一卷里，曾经对“哲学”下了如下的定义：“把由特殊科学所得的普遍知识，统一、综合、调和，藉以建立无矛盾

冲突的体系的普遍科学，这就叫做‘哲学’。所以哲学的目的不单在统一、综合我们关于万有的各种知识，以满足悟性的要求，又在于使它成为道德的宗教的感情满足的世界观、人生观。换句话说：哲学是把科学的结果，组成没有矛盾的体系的学问，而以调和科学与宗教为其任务”。冯特想建立没有矛盾、没有冲突的哲学，想建立能够调和科学与宗教的哲学，这种愿望并不是从他才开始的，他的德国先辈康德，比他早一百多年就说道：要达到绝对真理，那只有求诸信仰。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认为神的存在无论是本体论的证明(Ontologischer Beweis)，或宇宙论的证明(Kosmologischer Beweis)，或物理神学的证明(Physico-theologischer Beweis)都是不可能，但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却认为不能不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来维持和监察世界的道德秩序，所以他对“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不能不赞叹和敬畏。冯特的德国先辈调和科学与宗教的事业就为冯特继承下来了。用两个字来概括康德哲学的特点，那就是“调和”。他调和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调和理性和宗教。这“调和”两字同样可以用来概括冯特哲学的特点，他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进行科学与宗教的调和。调和科学与宗教是冯特哲学的基本前提，所以即使他在心理学方面有某些个别结论不符合其基本前提，并不影响他的唯心主义者的身份。

冯特认为哲学是综合各种科学知识使其组成不矛盾的体系的学问。他把哲学分为两大类：一是认识论，二是原理论。原理论分自然哲学、精神哲学和本体论三部分，这些部分他把它们叫做形而上学。他认为形而上学是哲学的终结，而不是它的出发点。冯特以直接经验(Unmittelbare Erfahrung)为认识论的出发点。什么是冯特所谓的直接经验呢？冯特的直接经

验是指一种主观和客观未分,表象和对象尚未对立,浑然一体的东西。他认为认识是由外界刺激和思维作用的协力活动的产物。单独外界刺激或单独思维作用都不能产生认识。认识作用的出发点,不是纯粹思维,也不是主观的表象,而是一种含有客观性的表象。这种含有客观性的表象就是直接经验。含有客观性的表象,一方面与对象连续,另一方面与思维连续。思维和存在,表象和事物,不是不同的两种实在,而是浑然一体的东西。主观和客观的分开是由于我们在反省的时候抽象作用的结果。直接经验是以感觉、观念、表象、感情、欲望都混在一起的浑一体,把这浑一体加以科学的分析,才产生主客观的区别。为什么思维不满足这个直接经验而要制造概念,而至于达到科学的最抽象概念和形而上学的最高概念呢?冯特认为,这是由于先验的理性的统一的要求,要把原来潜在于经验中的矛盾,加以精炼,统一,融合为一,也就是他所说的“创造的综合”(Schöpferische Synthese)。冯特的这些论点,都是从康德的宝库中取来的。康德反对把主观与客观对立的看法,他从主观去说明客观。康德认为并不是客观或对象使表象可能,而是表象使对象可能,主观决定客观。对象表现为杂乱无章的印象,感性以时空的形式去统一它,悟性以先验统觉或范畴去统一它,总之,主观的统一是客观的统一的基础,只有在这种统一之后,才能成为客观或对象。主观的表象使客观对象成为可能,这种对象就是经验或自然。但这种自然,并不是自然本身,而只是为我们的表象所统一的自然。有这种统一,认识对象才有可能。很明显,冯特是从康德的这些理论中得到启示的。冯特的“创造的综合”与康德的“生成的想象力”(Productive Einbildungskraft),在其间找出区别来是不容易的。

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第一编《先验分析论》

中论述纯粹悟性概念的先验的演绎时，认为统觉的原理是人类知识全范围中最高的原理。他认为我们应把悟性的一切运用乃至逻辑全部以及先验哲学都应该归属于统觉的综合统一，所以说统觉能力就是悟性自身。一切表象必须包摄在统觉之下，而对象是在概念中联结起来的事物，表象与对象的关系构成其客观的效力，因此，客观的统一是依赖于主观的统一，意识的综合统一是一切知识的客观条件。他认为一切判断的逻辑形式都是由统觉的客观统一所形成，他发现判断不过是到达统觉的客观统一的方法。表象的相互关系，实由于直观综合中统觉的必然的统一。统觉的经验统一，仅具有主观的效力，而统觉的先天的统一，即从属意识的本源的统一，则有客观的效力。产生统觉的先天的统一是由于范畴。康德的认识论中，范畴的论述和有关统觉的先天统一的论述占了不少篇幅。不过所谓统觉的先天统一，其意义就是认为：主观决定客观，形式决定内容，思维决定存在，精神决定物质。

冯特在他的心理学著作中也大谈“统觉”。虽然心理学中的“统觉”概念与哲学中的统觉不尽相同，但从冯特在心理学中所谈的“统觉”，也可以看出他的认识论上的唯心主义性质。他认为外界印象进入意识范围时就产生人的“理解”，而集中于注意点时就是统觉。统觉的范围小，“理解”的范围大。统觉是有恒久性的，而“理解”是变化的。即使统觉是有限的东西，但它却具有“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的神的性格。冯特是唯意志论者，他认为所谓意志就是“我”(Ego)。“我”既非表象，也不是特殊的情感之类的东西，而是由统觉所产生的意志作用。统觉产生意志作用，意志作用产生“我”，这就是冯特的人类发展史，也就是“统觉”创造人类的历史。

冯特还谈到心理活动中联想与统觉的关系。他认为联想

只是从外界获得印象,通过记忆,进行表面的联合,不经思想内部的统一而产生的,但统觉具有自我活动的能力,进行思想内部的统一,具有集中力,并且有“自愿活动的主观性质”和“思想的自我产生”等等性格。冯特在心理学中付与“统觉”的权威,并不亚于康德在哲学中所付与的,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虽然冯特的统觉概念与康德的统觉概念不尽相同,但他与康德却倒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在精神现象与物质现象的关系的看法上,他们的心是相通的。对冯特所谓“直接经验”来说,客观存在不外乎是间接经验。客观的存在都是从“直接经验”当中分离和抽象出来的间接的存在。所谓客观的存在就是物质现象。在冯特看来,物质现象不如精神现象那样确实,它不过是不确实的间接的假定。精神现象是主观的存在,我们自己能够直接观察到它;而物质现象呢?它是客观的存在,人们只能通过间接的办法去接触它,通过类推和想象去把握它。他认为物质是实体,它不变、不动、不可分,而精神是活动、变化、作用的过程,它不为物质所支配,而由活动所支配。支配精神活动的中心作用是意志。意志支配精神,精神支配物质,这就是冯特的唯心主义路线。在这条唯心主义路线上,康德走在前头,冯特跟着后面。在唯心论史上,这两位德国人倒确是后先“辉映”。

冯特认为物质现象是纯粹机械的,而精神现象是完全合目的性的。物质现象不是自发的行动,是为他物所推动的,是被动的行动,而精神现象是依从一定的意志和目的,完全是自发的行动。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在冯特看来是并行的,他是心物并行论者,或心物二元论者。但到最后,他使物质现象依从精神现象,以精神现象去统一物质现象,这样,他就抛弃了二元论,成为唯心的一元论者。他怎样进行这种统一呢?他用

意志去统一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因为宇宙在他看来是一大活动,是意志的表现。宇宙、人生都是意志的活动。意志包含精神与物质的一切作用,自然科学所假定的物质,结局也是与主观的意识同质的一种意志。冯特从心物二元论出发,到达唯意志论的唯心一元论,他把所有现象,包括物质现象与精神现象,都看作是意志的活动。他还用因果律去调和机械论和目的论。他把因果律分为物的因果和心的因果,物的因果是单纯的,机械的,而心的因果是复杂的,合目的性的,但它们的根柢相同,本质相同。两者都从“直接经验”出发,而归宿都是“意志”。

冯特认为,物质现象是多数事物的堆积,比如堆沙成山,它不能创造出除沙之外的新东西来,而精神现象就不只是许多事物的总和,它会产生各要素所没有的新意义,产生总和的各要素之外的新现象,这就是冯特的“创造的综合”。唯意志论者冯特,用意志去调和心物二元,用意志去进行“创造的综合”,这就说明一切调和主义者到头来都一定成为唯心的一元论者,康德是这样,冯特也是这样。

在康德那里是“生成的想象力”,在冯特这里是“创造性的综合”;在康德那里是“直观”,在冯特这里是“直接经验”;在康德那里是绝对命令,在冯特这里是意志。老麻雀跳来跳去,这时它却跳到先验论者那边去了!

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与党

先验论者在那里撒了一把糠,就把冯特引到他们那里去了。但当他发现有被捉住的危险时,这只老麻雀就又迅速跳回新实证主义这边来了。当他进行要“创造性的综合”时,他

不得不乞灵于先验论，但当他发现他说的统一所有心的作用的是“超越的统觉”有脱离“直接经验”的危险时，他就赶快回到新实证主义的营垒中来。同马赫和阿芬那留斯一样，他是“翻了面的康德”，同时也与马赫和阿芬那留斯一样，他是新实证主义营垒中的一员“健将”，是他们的与党。

冯特重视经验，把它作为一切判断的标准，这方面他与一切实证主义者是一致的。把经验看作是主观的，可以脱离物质的存在，成为没有客观的主观，没有物质的精神，这就表现他的道地的实证主义思想。冯特认为“直接经验”是认识的根源，但他把“直接经验”既作为思维的主体，又作为被思维的客体。在这种“直接经验”之上，冯特还放置一个指挥者，这个指挥者就是意志。“直接经验”是主客体未分浑然一体的东西，由于意志才有主体与客体之分。所以不论是主体还是客体，都是从意志这个母体中诞生下来。意志指挥经验，冯特的唯心主义的经验论面目就清楚地暴露出来了，把他归属于新实证主义营垒就不冤枉他了。两重人格，一身二任，既是一个新康德主义者，又是一个新实证主义者，既是翻了面的康德，又是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与党，冯特就是这样模棱两可的人物。

冯特与马赫(1838—1916)、阿芬那留斯(1843—1896)是同时代人，冯特是心理学家兼哲学家，而马赫和阿芬那留斯两人，前者是物理学家兼哲学家，后者是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但两人都有心理学著作。阿芬那留斯著有《关于心理学对象的概念的考察》(《Bemerkungen zum Begriff des Gegenstandes der Psychologie》，1894)，马赫著有《感觉的分析》(《Analyse der Empfindungen》，1885)，这些心理学著作中的心理学知识，对冯特说来并不怎么重要，而重要的是这两人心理学著作中和哲学著作中的唯心主义观点为他所欢迎。冯特

的《论素朴实在论和批判实在论》一书，对内在论和经验批判主义进行极详尽的分析，这证明他对马赫和阿芬那留斯这些经验批判主义者是有极大的兴趣。冯特这一本三百多页的厚书，论证了经验批判主义是一种“五花八门的混合物”，其中“不同的组成部分是彼此完全没有联系的”，这种看法即使不算十分高明，总也算颇有见地。冯特把阿芬那留斯的“独立的生命系列”（unabhängige Vitalreihe）看作是阿芬那留斯和马赫的混合物中的唯物主义成分，是剽窃唯物主义。他指责阿芬那留斯和马赫说：如果你们从“C系统”出发，如果你们认为心理的东西是大脑的机能，那么这个“C系统”就是“形而上学的实体”，而你们的学说就是唯物主义。所谓“C系统”，是阿芬那留斯称呼人脑或神经系统的学究式名词。许多唯心主义者和一切不可知论者，都辱骂唯物主义者是形而上学者。冯特骂阿芬那留斯和马赫为形而上学者，这还算公允，因为阿芬那留斯的“独立”系列的主张，使人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感觉是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物质机能。冯特指出这一面是对的，但他没有指出这一面是马赫主义者很不重要的方面，没有指出这是马赫主义者的个别结论，不是他们的基本前提。马赫主义者的重要方面，他们的基本前提是：心理要素构成物理要素。马赫在《认识和谬误》（《Erkenntnis und Irrtum》，1906）一书中公宣布：“用感觉即心理要素构成任何物理要素，是没有任何困难的”。这是马赫主义者的重要方面，是他们的基本前提。

马赫主义是一种混合物，冯特说对了。但冯特的哲学也是一种混合物，这他就不敢坦白承认了。就是因为同是一种混合物，所以冯特和马赫及阿芬那留斯不是论敌，而是与党。他们在哲学的个别结论上可能有少许不同，但在基本前提方

面是一致的。马赫主义者让感觉去复合一切物体，冯特让意志去创造一切事物，这个唯心主义的基本前提是一致的。马赫主义的混合物的特征也表现在冯特身上。冯特的“心物平行论”(psychophysischer Parallelismus)就是这种混合物的性格特征的表露。冯特认为，由于自然科学的假定，知道物质现象是由原子、元素那种不变、不动、不可分的实体而产生的，所以物质现象由“实体原理”(Substanzialitätsprinzip)去说明；而精神现象是一种活动，一种作用，一种过程，只能由“内省”得知，所以精神现象只能由“活动原理”(Aktualitätsprinzip)去说明。他又认为，物质现象的变化通过量的(quantitative)测定，而精神现象的变化要通过质的(qualitative)测定。他还认为，物质现象是机械的(mechanisch)，而精神现象则为目的的(zweckmässig)。这些都是说明心与物是并行不悖的，精神和物质各有各的领域，各走各的道路。心物并行论者好象也承认物质的存在，但当问到两者以什么为主时，心物并行论者就都是答复：以心为主。当问冯特你的心物并行论以什么为主时，他的答复是以心为主，以精神为主。精神现象的中心作用是“意志”，这“意志”就是创造万物之“主”。心物并行论者的冯特是唯意志论者，唯意志论者是道地的唯心论者。

阿芬那留斯在《人的世界概念》(《Der menschliche Weltbegriff》，1891)和《关于心理学对象的概念的考察》二本书中谈到他的“原则同格学说”(Lehre von der Prinzipialkoordination)，这就是所谓“我们的自我和环境的不可分割的同格”的原理。他说：“对见到的东西〈或我们所发现的东西，des Vorgefundenen〉的任何完全的描述，不能只包括‘环境’而没有某个自我(ohne ein Ich)(这个环境就是这个自我的环境)，至少不能没有那个描述我们所发现的东西〈或见到

的东西; das Vorgefundene) 的自我。”^①“自我”叫作同格的“中心项”，“环境”叫作同格的“反对项”。中心项和反对项组成“原则同格”。自我和环境的不可分割的同格，就是说物和意识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他的真意不是说没有物就没有意识，而是说没有意识就没有物，“非我”是由“自我”创造的，世界是我的感觉。因为意识、“自我”、感觉都属于中心项。冯特指出，原则同格学说似乎是说没有某个自我，就不可能有对见到的东西或我们所发现的的东西的完全的描述，这就是“错误地把现实经验的内容和关于这种内容的论断混在一起”。冯特认为，这种主体和客体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思想是经验批判主义和内在论一致的观点，这当然是对的，但他不能看到自己也是一丘之貉。他与经验批判主义者的原则同格的不同，只是把中心项的“自我”，换为“意志”。另有一点不同，经验批判主义者认为心和物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而冯特则认为它们是相互平行的。除这些小小的区别之外，冯特和经验批判主义者的基本前提是完全相同的。“意志”和“纯粹经验”都是创造主，唯意志论和经验批判论，还加上内在论之类的哲学，都是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冯特批评经验批判主义者，但并不能解除他们之间的“与党”关系。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末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不言而喻，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②

① 转引自《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75页。